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十五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三　明儒六下

文肅謝方石先生鐸下

遺文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成化九年　明臣奏議三台文獻作講學圖治疏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璟并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

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爰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恆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赵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羣

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
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
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備之戒蓋不
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
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
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
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
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閒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
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
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

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苛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

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妒賢嫉
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
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是數
君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
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相仍徇名廢實天下之
事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
振紀綱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
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
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
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攷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
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貲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

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蠧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已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已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為左右啟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

之旣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旣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尙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爲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爲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

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牢制無與阻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閒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爲責不以未信爲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維持風教疏稍節　三台文獻二

臣愚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敎之濫冗員不

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敎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尙書傅瀚等爲地震事題准各該條陳所見臣固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蝕官司之黷濫生民之愁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境之失寧是皆宗社安危之所關而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顧以啟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惟是四者事關風敎學校之首務也臣職專學校豈容隱默用是條列如左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配享堂上而

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安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奈何忘君事讎若吳澄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而覥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正宜律以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例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頻顣不安之心故又不得不發之言耳乞敕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

矣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應悉憑指揮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飭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爲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眞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人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取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自乞願授教職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

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勑禮部將歲
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
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
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揆之人情格
例未免窒礙難行臣切反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
出自宸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重仕途可清而所以
維持風敎者不外是矣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竊
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竊見順天
應天二郡實惟京府大興宛平江陵上元四縣皆爲附
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未嘗有實以府
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

之精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郭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縣多寡以爲增益止以府學校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爲官者類喜添設而難於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不

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矣往年有因此輩在監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寫本者俱各雇人令遂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雇人艱難爲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乞照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以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養士不厭其多但賢路所在恩倖之濫進昏眊之雜處殊

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太平縣志

臣愚竊惟天下之事有自其本而言者有就其事而言者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其事而言則若急而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嘗窮古今極理勢而論之有其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有爲其事無其本而能終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先於簡擇形勢而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蓄養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一心而輔之者宰臣也謹按古義輒敢以是爲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於後臣惟中國之於荒服衣冠

言語不同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故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未嘗窮追遠討罷敝中國爲無益之圖然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庶幾爲力易而其成功也不難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契丹之雄猛西有元昊之桀黠講好納幣特以曲爲隱忍羈縻而已今則東抵三韓北出朶顏西極哈密吐番莫不奉貢來朝顧比侯服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險特以力爲支持撐拄而已今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爲城榦曷嘗聞雄據險阻

如彼者乎是荒服之從未有盛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
亦未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爲窟
穴是猶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爲吾病哉然而數
年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攘遏成功抑有說焉且以形勢
而論失淮甸則江不可守失漢中則蜀不可守天生大
河以爲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
河固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
內其何及哉蓋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
夏以東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
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策應遠絕而延綏榆林不
易守況自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

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校之宋時西兵葢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爲之將韓琦范仲淹爲之帥亦且無以爲用況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柏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自環慶花馬池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萠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曾無可據之險又況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爲至難朝廷久爲搜套之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决然往者刼營之舉傳聞道

路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會未聞旣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怒以堅彼復寇之心使敵而有知寧不反貽其笑乎幸賴宗社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於是而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兼修千八百墩以謹烽火以河曲爲室家而屯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爲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敵小至則彼此自衞扼險設伏以待之大至則左右召援堅壁淸野以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大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我屯聚策援之所以道路則大減於昔以險阻

則大過於昔道路近則我易於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氣沮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簡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延袤環廣固原諸處備策應聲援而伐敵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內則有邀截之危跋前疐後方且進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畫地自守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此則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朝廷所以任用將帥所以畜養士卒者何如耳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不然則劒閣平地長江坦途亦安用近舍延袤榆林而必取受降東勝以爲險哉

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專馭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用夏守贇爲樞密使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宰臣以大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聽以禍人家國者哉輸錢諸價交結保明若晚唐之債帥殷鑒不遠甚可畏也如是而擇將可乎李牧爲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狄青南征貴近之黨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閫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望其堅志獨力以爲國家之用

哉邙山之戰河懷陷沒雖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甚可恨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在蜀至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一使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濫也恩濫則雖欲懷之不可得矣今則邊事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攀援已躋極品可復制乎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江漢高平之役斬樊愛能而畏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實未嘗褻也威褻則雖欲馭之亦不可得矣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偃蹇退託矣欲坐享以終身可復禁乎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爲之吮其疽竇嬰爲

將陳所賜金於簷下聽軍吏量取以爲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心者也今則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糧有尅減之弊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胸腹況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卽斬以徇張仁愿禦寇卒敢回首望城者必斬不宥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今則邊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虜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況得而用之乎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土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爲方田立馬社厚以招賚如曹瑋者何人無久戍之苦

有安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之民壯可使也今則始許爲民終永爲軍失其信矣營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世衡者何人强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沃饒或兼并於豪强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斂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使而全爲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爲虛文爲故事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泝河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南陽入武關陸

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遺策者誰乎今而輦
金駝帛日湧月增上以輸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
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
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
有民困而掊剋者有矣何望其畏過匈奴如郭汲之在
漁陽苟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堪之在
高柳有權鹽以爲永利所以爲兵也然鹽率賣鬻以侵
利爲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以爲權宜亦所以
爲兵也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
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衞民
而民未嘗安法立弊生根連蔓結凡此皆非敵之能傚

我我自倣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啟爭釁之端聞有因貢使入境而掠擄其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尊中國之體頑狡曰了重譯接伴何以通外域之情在彼叛服之由蓋亦有激於此不可以不慎者凡今之事率皆類是臣欲徧舉以陳顧其序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一毫一髮而不受病雖有盧扁華陀之神丹妙劑欲一一而救之亦無著手處矣獨養元氣以壯吾腹心之本然後湔腸滌胃以大收瞑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陛

下誠如前所謂無怠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臣得以朝夕輔導啟沃於其側如孟子所謂格君者則聖心無不正矣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溺他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之奉絕恩倖之濫杜私門之蠹省坐食之冗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設施注措於關徼邊境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室堂之上夫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者也不必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而來王率服之不暇尙何乩加思蘭孛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腐之談臣雖

至愚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據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充國老將猶以爲兵難隃度臣貎圖臆說豈敢自謂必然而望其必可行哉臣愚不識忌諱不勝犬馬惓惓萬一便殿燕閒少賜睿覽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

按明史憲宗本紀成化七年乩加思蘭入居河套與阿羅出合八年孛羅忽乩加思蘭入安邊營花馬池犯固原寧夏平涼臨鞏環慶南至通渭九年王越襲滿都魯孛羅忽乩加思蘭於紅鹽池大破之諸部漸出河套十年築邊牆自紫城砦至花馬池十一年八

月滿都魯乩加思蘭遣使來朝字典乩具遮切音伽

科舉私說三台文獻十二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爲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於此而不有以迴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生之政廢而民無恆產民無恆產則無恆心無恆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爲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爲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迴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

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學苟於此而盡心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恆浮談宂說修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跡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爲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謂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端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甚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又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故曰已日乃革无咎鐸不佞敢私贅其說如右以爲天下有志者告庶識其勢之所在而亟反之於乎獨科舉也哉

曹參論　三台文獻十二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

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爲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淨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熾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爲而事之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概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能益民而先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

偬於馬上之治當是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攝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也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賀李西涯入閣書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命不勝爲吾道慶幸然既辱手書見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又似欲下詢於芻蕘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宏材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獻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

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乎其位決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於廟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所不至職雖論思言實諫諍歐公謂諫官卑行其言宰相尊行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所謂非其所愛而不肯爲則有所畏而不敢爲者耳僕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蠹蝕之深憑藉固結之久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辦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天心未豫民力已殫是雖泰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預爲苞桑善後之計顧復雍容廟堂以衣冠地

望爲天下具瞻而稱德量僕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識高明志節堅定萬萬無此而懼有於無丹朱之戒在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甘爲柔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旁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思而不覺其狂妄喋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當必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書赤城志後 桃溪淨稾亦見府志

成化乙未予始得是志于秘閣中亟手錄以出於是故亞卿林公鶚黃公孔昭皆從予本而翻錄之蓋是志作於宋嘉定中至是幾三百年其藏之民閒者已鮮克見

念欲因此閣本特存其舊以廣其傳未能也去年秋太守陳公相以郡志屬予重修因訪得東門周氏本未幾拙訥葉先生之孫定中亦以其家所藏者來告蓋皆嘉定刻本也嘉定後不十年又有所謂續志三志者續志雖存而其所載無大關涉三志則并其本而亡之故今秪取閣本參二家而較之大抵二家者行款雖無甚異而視閣本則又有不同矣蓋其時所刊者各自有此三本因得彼此互訂以從其是太守公遂取而重刻之與新志竝行於是一郡之因革顛末皆可考而見也噫公於吾台之文獻其用心不亦勤矣哉

書赤城集後　桃溪淨稾

是集亦成化乙未中錄之祕閣者也集之所載碑銘序記等雖不必盡出於台之人而實有關於台之事是故足以備志之缺遺而不可無者第其所載寺觀仙釋事頗詳而舊志則已具矣是用刋之與舊志並行庶讀者得以參考互見而不覺其繁且複也集舊凡二十卷今更爲十八卷云

贅言錄序　三台文獻九

師文既沒之三年厥父潛勉翁以其所遺詩若文如干首所謂贅言錄者視予且曰豪不幸短命以死其不死者庶其在是先生幸哀之無亦使之無傳焉予曰嗟乎此後死之責正吾人所望於師文者而顧以屬我不亦

重可悲哉且師文自以其言無所於用爲贅言而予重
以無益之言贅之可乎雖然自濂洛關閩之說行而聖
經賢傳之旨捜剔已盡於是而復有所言誠爲贅矣若
乃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歷上之天道
之災祥下之人事之興革目之所經心之所感其能已
於言乎不能已於言則咏歌之於詩紀述之於文在後
世固有不可得而缺者又烏可以爲贅而盡廢之哉惟
夫妄意聖賢不屑以文人自處乃至肆爲欺誕高自標
表卒之離眞失正反以害道則其贅也斯甚矣師文英
偉特出其所自立者蓋將有監於此以求必至乎不贅
之言而不幸未見其止此固吾人之所深悲而永歎者

也雖然言之無用者爲贅言則人之幸而免老而不死所謂焉能爲有亡者不亦爲贅人哉師文雖短命以死而有言以傳則其生也不爲贅矣夫亦奚憾哉師文姓戴氏豪其名也以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參政其操履行業識者以爲不愧其言云

永嘉文信國新祠記 温州府志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在永嘉江心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與其祠尚想見其風聲義槩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爲烈也於斯祀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夫

宋社既屋天下淪亡公方間關萬死脫京口走眞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於斯也人孰不曰無可爲矣而公指日誓天載踣載奮鞠躬盡瘁不震不讋以一旅未亡爲興王之期以一息尙存爲報國之計必欲誅浞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閒强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難爲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乃倂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負國之徒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卽是以究公之生平不難於死而難於未免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國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爲首稱

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澥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於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令尹於公爲鄉後進知公爲詳因白郡守項君澄爲之旣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爲其有關風化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足者非此無以致其私而令尹乃能於簿書法令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固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兮江中屹頹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兮中流緬四海兮馬極江之水兮上通于天孰挽而下兮洗此戈鋋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塡兮臣心始滅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尙其駕風濤而或來緊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桃溪淨稾

太平台黃巖故南壤也成化庚寅今兵部侍郎阮公勤守台始分爲太平邑小力不足甫營縣治學之制未備也令尹今御史袁君道至進諸生謂之曰學則孔孟尙矣然居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所謂鄉先生者可不

知其人哉矧其人上師聖賢蓋嘗屢一世以爲心矣吾後之人不知尊崇之尸祝之可乎遂即學之左建爲祠取黃巖所嘗祀者祀焉曰泉溪先生戴公曰聖泉先生盛公而又益以方巖先生王公台南先生郭公靜學先生王公拙訥先生葉公則故秋卿林公鶚今通政黃君孔昭合吾一鄉士論之公而爲之也未幾袁君以憂去更代者祠毀于風雨弗克治于是敎諭黃君搢顧而歎曰是吾責也遂節縮其學之羡因門之兩翼而葺之以其右祠諸先生其左則六經子史與諸先生之遺籍皆在焉嗟乎自有天地卽有此山川有山川卽有此民物吾台歷唐虞三代以至于漢而始入中國歷漢三國六

朝至宋而人材始出于是始推三老六賢列于學官以至于今日如太平六先生之祠可數也夫自有吾台以至今日不知幾千百載其間棼棼而生泯泯而死者不暇論論其乘時富貴起而爲君長爲將相者不知其幾固亦雄視一世謂足傳之無窮矣今吾人之所尊崇而尸祝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於乎士之生于斯而游于斯者盍亦知所慕乎慕而不止若沿河以至于海雖孔孟之道亦於是乎階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樂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凡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爲樂祖而祀於瞽宗祭義亦曰祀先賢於西學凡以此也六先生之風節勳業行誼文章蓋皆本之道德而

不失所謂先賢者史牒可覆視也敎諭君又欲著其概以示諸生以風厲邦人因各摭其實贊之如左俾來者得以考焉

方巖先生王公 名居安宋淳熙中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方巖屹屹上薄于天鬱爲正氣巽入出焉談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踣大姦亦埽羣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憸讒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凜高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泉溪先生戴公 名良齊宋嘉熙初進士官至祕書少監

景定何時安坐以戲韃之方張如火必熾誰其憂國忝命祈天我拜公疏涕泗漣漣惟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

諸人曰吳澄氏峩峩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

臣泉溪之南其流湜湜逝者如斯君子之澤

聖泉先生盛公 名象翁元延祐中昌國州判官

宋學之盛實陋于元公生宋季亦闢其藩世遠日忘公

學益弛杳不可闚言論風旨玉峰壽雲師友淵源究公

之學此其大端七十之徒從聖以祀祀公于鄉敢告夫

子

台南先生郭公 名樻國朝洪武中饒陽知縣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實

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饒陽

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曷以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兀

者
靜學先生王公 名叔英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卒于官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
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
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
涕
拙訥先生葉公 名鼐宣德間以布衣終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九州我
懷我人誰哉利物忘己之貧嗟公此心窮力所至彼何
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近仁公學不愧饒陽之
門

嘉業堂刊

遺詩

台州雜咏二十六首 尊鄉錄拾遺錄二十首今錄入首

天台山　在天台縣北以其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而郡亦以此名云

天台山高不極山中去天不咫尺台星下射扶桑赤羽旗颭爽招不得至今傳者神仙宅君不見周當盛時生甫申峻極者嶽能降神天台山高不極作鎮東南比天脊屹立乾坤自開闢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塹守之賊不能犯因以名山後竟破恩恩窮蹙赴海死

隆安亂賊勢蠭起入郡三吳盡風靡誰著中流海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圯刺史之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靈鳳山　在寧海縣南晉末有梅盛者爲章安令知晉將亡即是山隱焉有靈鳥降其側宋文帝下詔褒之盛上表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今有梅長者祠

峩峩靈鳳山上薄青天起下有長者居高風屹相峙永初果何時鳳鳥亦集止褒詔是則然覽德云亦爾長者非宋臣食薇甘餓死亦有東籬花嗟嗟晉徵士

洛學始　石南康子重與晦翁爲友南湖方山二杜公

因得登晦翁之門至立齋丞相又以其學授之玉峰於是道德文章台爲獨盛台人稱知洛學者實自南康始

洛學始開我台天與浙東提舉來洛學始石南康南湖水闊方山蒼立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來勢相峙南望武夷不盈咫淵源直接洙泗涘洙泗涘洛學始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說附奏之陳迄不來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爲之愕然

獨不至客輟觴樞密劾奏强侍郎獨不至夜已闌天子詔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可奈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至春以本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仰給焉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吁嗟泰山一毫芒爝火下分日月光安能一挽頁虞黃帝力皞皞民皆忘

我獨行　杜大卿濟嘗糾義人文丞相幕丞相使北軍被執諸客无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於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眾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死作滅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先羅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百丈夫昂昂七尺身那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在只識田橫墓不識

翟公門

侯城里 按此篇弔方正學獨無解題者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也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零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古木寒鴉圖

懸崖老樹如懸藤虬枝屈鐵相崚嶒陰風晝號不作雨衆鳥辟易爭奔崩寒鴉何來色悲壯兩兩枝頭屹相向仰參寥廓失狐疑熟視煙雲欲狠抗有時飛上朝陽殿許身願逐雕梁燕朝陽老鳳噤不鳴鶬種鵁鶄紛斥譴君不見江都日暮楊柳花至今腐草羞啼鴉

雲峰觀稼

洗盞雲峰外千郜一望閒亂塍爭入港斷隴忽依山國屢豐登願民深稼穡艱重城春末鎖五馬暮知還

送鄺載道大尹還黃巖

短鬢西風昨夜秋別懷相對水東流淮陽不薄今須召河內尤宜敢重留萬古民心終皎日百年歧路此登樓朝端風采行人語驄馬猶傳是鄺侯

太平道中

十載重來感慨頻西風吹鬢欲成銀江山百里驚初割井邑千年又一新文物敢論前輩事交游還憶舊時人兒童不識青袍在爭看中朝老侍臣

至舊邑有感

繞郭人家半出郗望中煙火隔秋雲遠宗自託千年在壯邑誰從此地分門巷嶄新非舊雨江山如故幾斜曛青燈白髮西窗夜律鼓猶驚夢裏聞

謁聖泉先生墓 車玉峰先生高弟

逝者如斯日夜奔玉峰西下是淵源不渾竟亦成千折欲輓誰從到九原樹老秋聲悲宿莽天留春意與枯根墓有松根七八十年不死濂溪溪上窗前草願起先生一細論

纂修命下黃亞卿世顯李學士賓之連以書來勸且示以諸公論薦大略愧感之餘聊此奉答

坐老空山歲月侵不知天路有升沈百方重荷殷勤勸

一念應憐痼癖深淺薄可堪污薦牘遭逢終亦愧詞林
撫心尙憶平生在病骨區區恐未禁

再入經筵有感

講殿春聲雜佩環拜瞻猶得近龍顏七千里外新恩命
十五年前舊侍班豈有涓埃增海嶽敢於毫末望邱山
極慚醉飽雍容地又送夔龍退食還

懸車舊第　按此過其叔父賓慶太守舊第而作

力辭五馬得懸車猶記歸來黑髮初轉眼光陰眞過客
傷心天地此蘧廬藏書閣上清風在逸老堂前舊雨疏
最是竹林追感地起公无路只欷歔
邸報

北窗幽夢正逡巡忽聽南來邸報頻鳴馬一空還立仗
震雷百里尙驚人凝心敢自渾忘世涙迹猶憐未絕塵
感慨不知圖報地白頭羞殺老詞臣四月十二日科道官悉逮詔獄

桃溪縲山雜咏之一

淺水難容棹繁花自作郵分明幽絕地不是武陵源

題扇面寄郭筠心

建水南行舊路斜石橋青竹野人家相思不及雙飛鳥
紅雨溪頭又落花

次陳儒珍韻

莞渭東頭去路賒獨乘羸馬到君家十年夢裏相尋處
依舊青山兩岸花

新河軍軍嘗笑予曰有官不會做有錢不會接只管在屋底幽怎的予聞之曰軍其知我者哉遂爲賦此

五陵裘馬日更新白髮歸來苦愛貧除却新河軍識我

平生知己更何人

台學統卷三十五

台學統卷三十六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四　明儒七

侍郎王東瀛先生啟

儒林錄王東瀛先生名啟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邱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宏治閒擢御史疏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韙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

文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著述進本司
副使擬改山東提學會以事觸奄瑾怒不果降廣西容
縣令又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罰米二百石待命未
報遇赦免久客梧州著邇言等書瑾敗自蓬州守歷遷
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王宸濠私貢新茶新筍數事轉
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晉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輯綏番漢地方以寧甲申遷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
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耕讀足跡不至公府居八年卒
學者稱東瀛先生所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
古衍義正蒙直解古文類選撫滇[illegible]華錄元鑑年統尊
鄉續錄赤城會通記義蜂記王氏族譜行於世

兩浙名賢錄王啟字景昭黃巖人祖欽舉進士未廷試
卒父松母鄭氏無子娶妾黃氏初歸時雙鯉躍於岸衆
以爲祥後乃生啟幼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
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遞鋪役偶失誤當笞縣令鄭達明
恕人也見其氣貌不類凡兒心疑之問爲誰家子啟以
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啟以讀書對面試以文立就鄭亟
歎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薦丁未
成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鄉里以爲榮初知霍邱縣勤
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者訟不息啟以宋人所
著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乃悔讓其
所爭而退選拜南道御史考滿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進

副使先是以事觸劉瑾怒遂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嘗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氣之句瑾敗起知蓬州擢南雄府知府歷官藩臬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號爲難治啟輯綏有方人賴以安坐刑部右侍郎以大獄免官歸未嘗有幾微怨懟意日事田園閉戶著書足迹不至公府啟器貌魁偉虬髯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眞率無防畛不肯隨俗作好惡以亂是非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飲食衣服纖糲如野人所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古衍義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撫滇翊華錄元鑑年統等書藏於家

廣西通志宦績錄王啟字景昭黃巖人登進士正德四年以江西按察副使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事罰米二百石待命未報會赦免久客梧州著邇言等書比瑾敗乃復爲四川蓬州知州後正德十六年任廣西左布政使嘉靖登極啟與右參政黃衷奏言廣西稅糧初四十二萬有奇而宗藩及官軍祿糧且過三十五萬將何以支上命發布政司鹽銀五萬兩濟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帝雖詔卻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至是啟請罷之 文載

明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東瀛王公神道碑銘 邑人黃綰宗賢

撰

公諱啟字景昭號學古後更東瀛姓王氏黃巖人始祖
益自越錢清遷居黃巖柏山橋頭世稱為文正公後裔
曾祖玩初祖欽進士未廷試卒祖妣章氏旌表節婦父
淞屢試不利妣鄭氏生母黃氏初歸雙鯉躍於崖衆以
爲祥乃生公祖父二世皆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章氏鄭氏黃氏皆贈淑人公幼而穎悟過人書史過
目不忘甫弱冠領鄉薦連登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畢
出授霍邱知縣勤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
息者公以朱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
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公益敦教導重

農事緩催科鋤强梗霍民至今思之於是名譽大起宏治間當道薦之召選南道監察御史盡職敢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宜置國法及言守備内官董讓不法之事人皆韙之滿考陞江西按察僉事詰奸滌冤旣訟者服求訟者畏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毁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間有見則隨手筆記所著有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編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等書正德丁卯秩滿越明年陞本司副使擬改山東提學不果先是以他事觸逆瑾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公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尋復以他事加

罰二百石待命久客梧州會赦免在梧著遡言等書比瑾誅迺復爲四川蓬州知州鎮撫兩廣都御史林公廷選以志節論薦陞南雄知府丁黃太淑人憂在途聞陞貴州左參政還家守制服滿陞山東按察使明年陞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濠私貢新茶新筍數事濠威虐方盛人皆難之尋丁父艱服滿陞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陞俸一級辛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公輯綏有方人賴以安又著撫滇翊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王氏族譜義蜂記等書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田園閉門著書足跡不至公府重修會通記及元鑑年

統詩文稿尙多未經彚輯居閒者八年及疾帶衣巾坐
正寢湛然而逝時嘉靖甲午十一月五日也公氣貌魁
偉虬髯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率眞無防畛
亦不肯隨俗作好惡低昂以亂賢否是非及免官家居
未嘗懟怨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無富貴相衣服
飮食麤糲如野人今時俗寖偸士習淺薄惟公尙存古
人風今復不可作矣公配楊氏贈淑人有淑德早卒子
男五曰薫縣學生蔚有時名所著有青林稿曰爵國子
生曰鰲縣學生俱楊氏出曰炎女二俱庶室何氏出曰
煜庶室陳氏出薫炎及長女俱先公卒爵後公一歲卒
煜及仲女俱幼鞠於亥室喬氏孫男九曰守坑曰守壁

曰守堆曰守堦俱縣學生曰守璽曰守墀守祖守坦守聘孫女八銘曰

仕始克勤允中惟協既歷既諳厥聲斯奕崇階攸躋貳卿爰擢方期懋官阿丞可陟詎知果蹇雲草革適遯而不尤是云忠逝矣詩不朽以俟考德

明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東瀛王公追贈祭葬神道碑

邑人王鈴子才撰

吾鄉先達東瀛王公在先朝爲侍從臺部執法之官素勵風節忤權貴擯居故里既没踰三十年天子俞諍臣吳公時來之請詔復其官追賜祭葬朝野哀而榮之鈴忝鄉後進執役墓所既竣事載筆於其墓前之石按公

系出越錢清王氏徙居吾邑柏山爲著姓曾祖玩初祖
欽進士祖母旌節章氏父淞儒士累應省試不售母鄭
氏生母黃氏感雙鯉之祥生公自幼穎悟過人敏記問
甫弱冠領鄉薦連登進士告歸畢婚筮仕霍邱令以清
勤致譽政先教導重農事緩催科有兄弟爭財者令朝
夕對立於庭誦宋儒兄弟吟久之各願讓其所爭而退
宏治間當道薦授南道御史首言張皇親家奴生事及
守備太監董讓不法事直聲凜然秩滿陞江西僉事詰
奸滌冤所至望風讋服暇日修白鹿洞濂溪書院及文
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陞本司副使正德丁卯觸
逆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又行令該省提問罰米五百石

遷延久客梧州會赦免瑾誅復遷蓬州巡撫林公廷選以志節特薦擢守南雄陞貴州左參政丁內艱服闋起山東按察使尋遷江西右布政奏罷寧濠私貢雜科時濠威燄方熾人咸危公尋丁外艱服闋陞廣西左布政以征蠻督餉有功進俸一級陞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公輯綏有方邊境告寧陞刑部右侍郎值大獄與顏尚書持法不阿忤當國罷歸故里越八載日惟閉戶著書足跡不入公府疾革正衣冠坐正寢湛然而逝時嘉靖甲午十一月五日也距生成化乙酉正月廿九日享年七十有一　公性坦夷不矜小節與人直率無防畛不隨俗作好惡低昂居處飲食衣服泊如也平居

好讀書著述如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僉江右時著撫滇翊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王氏族譜義蜂記巡撫雲南時著元鑑年統重修會通記居閒時著其餘詩文稿家藏未經彙輯者尚多配淑人楊氏有淑德早卒不再娶子男五曰薰縣學生蔚有文名著青林稿曰爵國子生曰鰲縣學生曰炎曰煜孫男九守坑守壁守壠守堦俱縣學生守壐守墀守祖守坦守聘孫女八人余童兒已仰公英名公嘗徒步過城市余從里中羣兒迫視道側見公虬髯星目蝟毛被手腕眞人中龍也

論曰士君子懷才逢時得行其志而恨不得盡攄其生

平者古多有之獨王公然哉昔皋陶在虞執法而官崇焉柳下在魯直道而位黜焉王公豈不願為虞臣而甘為魯士師哉亦時有遇有不遇耳當其旣遇則以法而徇身非要名也及其不遇則為國而受法非辱身也是則王公而已矣

乾隆黃巖志雍正壬子王僉事第中夜有聲陡然自地出掘視之得王東瀛神道碑二一為黃尚書綰撰一為王僉事鈴撰其從孫以甫聞之贖歸柏山故里昇立宗祠己丑修志以甫孫若漢與分校備述其事爰茲錄之

牧說送王景昭之霍邱　太平戴豪師文撰　太平縣志

往予居山澤見東村主人畜羊且蕃計其牧者甚謹朝露既晞即驅羣羊以出就善水草而牧焉既飽且適日未暮復驅之歸羣羊前走牧者操尺箠從之遠近徐疾惟命不幸有病者即屏諸他所俾其羣勿近故其羊日以肥息家日以裕主人召牧者多與之直且勞之曰若善視吾羊用裕吾家吾持是爲若酬牧者安受之主人亦無德色又見西村主人其初畜羊與東村埒其牧者怠不事事日且午始出羊於闌羣趨水草如不及狂奔四逸輒怒而鞭之鞭愈急走愈亂且踣其既病也混一闌以居多染死者故其羊日耗家日落主人詬曰若徒受吾直乃大耗吾羊即不去若且敗吾家叱遣之予歎

曰豈惟羊也吾觀牧人者亦若此而已矣古人稱養人者爲牧虞有十二牧周有九牧我朝稽古建官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各置使以領之其意猶古也下此郡有守縣有令皆有牧之責者今之守令爲西村之牧者相望也非直不遭斥遣而已顧多取直且受勞彼且自爲得計嗚呼人之生理幾何其不日耗而國家元氣幾何其不日以朘削也哉黃巖王君景昭以丁未進士出知霍邱縣其同年蔡君從善盧君希哲屬余以言予特作牧說以贈之景昭將爲東村之牧者乎抑爲西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爲虞周之牧可也

遺書

周易傳疏　經義考云未見

周禮疏義　經義考云未見

大學稽古衍義　經義考云未見

元鑑年統　見儒林錄今佚

宋元綱目續修　見浙江通志今佚

尊鄉錄節要後集　此書因謝文肅尊鄉錄節要原目而續輯之凡續錄一卷三錄一卷其成書在赤城會通記之前舊志作尊鄉錄後集儒林錄千頃堂書目俱作尊鄉續錄有自序見後

赤城會通記二十卷　此書取陳氏舊志謝氏新志幷尊鄉錄節要及耳目覩記者會通爲一皆以世代先後爲次自夏后氏迄唐每朝各爲一紀宋以後則一帝爲一紀其載官吏則分名宦死難儒臣有事實官無事實官有疵官諸目紀人物則分鄉獻死節孝子烈女鄉修諸目散入各紀之下又有異聞祠廟鄉試貢薦等目至山川分野以爲自昔而然則舉而列之夏后氏紀蓋自創格爲之志例多舛

善而此書兼志美惡存好惡之公亦足爲後來之鑒云見浙江採集遺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台州外書有嘉靖五年自序見後

撫滇翊華錄 巡撫雲南時作千頃堂書目入地理類浙江通志入雜史類

王氏族譜 見千頃堂書目分省人物考浙江通志

邇言 蓋繼近思錄而作據自序又有解言二篇今未見千頃堂書目入小說類誤

正蒙直解 舊志無直字府志正作啟誤此解張子之書見千頃堂書目今未見有自序錄後

東瀛遺稾 凡十餘卷今存三卷凡書四十八首序五十二首墓銘九首祭文三首如府志所載尊鄉錄後集序亦城會通記序舊志所載後三槐堂銘樂清志所載徐公埭記巨台文獻所載東臯說皆此三卷所未有知其散佚者多矣

古文類選十卷 見儒林錄今佚有自序錄後

義蜂記 見儒林錄

嘉業堂刊

右書其十四部其序跋存者五篇錄後遺文中

遺文

尊鄉錄後集序　台州府志

文獻所係重矣大而天下小而一郡缺則時事不足徵故孔子序書自唐虞修春秋自魯隱細大不遺垂示精矣及乎後聖繼作雖百世可知也降此郡有志家有譜愈演愈密我台文獻肇自南宋篔窗陳公圖志之作而載籍始有所據迨我朝遜志方先生欲蒐葺先達故事更爲作傳而未果成化年間方石謝先生考篔窗圖志之意成遜志蒐葺之心自南宋而國初重加搜剔萃爲尊鄉錄更數百年之事燦然在目予得而讀之自是而

後記葺不時遂至放逸不能不深為之慨歎閒嘗請一二同志圖之而未決予於是不能自已矣顧力未暇徒志於心及今年來滇考滇中圖志見其用夏變夷之漸作撫滇翊華錄書成而刻之追想前念予於此益不能自已矣乃粗加考索微顯闡幽作尊鄉續錄雖於文獻之事不敢妄議然因時以紀事因事以考人庶幾以俟後之君子不為無少補云

赤城會通記序

予既為尊鄉續錄又為三錄釋義定名欲其不以宦達輕韋布儒林掩政事無抑揚去取之嫌其惟遜志方先生所謂先達傳乎噫吾聞其語矣未見其成書也及觀

方石謝先生赤城新志之作其本諸此乎然世次不分人物難別欲其意中了了一覽無遺予是以繆有赤城會通記之集庶幾廣二公之志藏之篋笥以爲同志者共焉

邇言序　東瀛遺稾

邇言者甚易知易行之言也然人不問不察則亦莫能知莫能行者矣昔孔子刪述六經自以爲近矣宋儒見之猶以爲遠退而爲近思錄近思錄近矣啟讀之猶以爲遠因發而爲邇言邇言則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無復餘矣近又慮其未備復爲解言二篇則不下帶而凡可問可察之事益衆矣雖然唐棣之華人所其見詠

物者猶以爲遠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啟亦以爲然因爲之序

正蒙直解序

正蒙一書爲天地立志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作也其志專其慮遠明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麤無不貫通爲一也大哉言乎歷摭前聖之書暢通大旨者易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凡語天地鬼神幽明者之端開矣顯諸仁藏諸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凡語隱顯本末精麤者之端肇矣性命立極之書古今欲言之妙蓋已略

具正㯿之所復何爲乎閒惟其義聖經齊物之鈞丈也
正㯿鈞丈中之銖寸也銖有不明則鈞不可施寸有不
備則丈不可用聖經宏綱大要也微詞奧義藎末析焉
是以異端得以假近似之說而亂本真天地鬼神幽明
變易也而幻化之隱顯本末精麤一理也而虛無之聖
經立教之說至是反爲異端欺世之資正學滔天之禍
故張子深爲此懼乃於千載不傳之後中夜仰思之際
筆爲此書以扶世翼教藎嘗誦其言曰天地法象而已
鬼神二氣之良能也反覆乎幽明幻化之辨變則化由
麤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喫緊乎本末
有無之論所言者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及所棄者老佛

之流深中其膏肓昔孟軻氏闢楊墨有言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誅廉來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今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後世稱之曰功不在禹下是書要其用心功豈在孟子下哉雖其言者類於幻妄於義不能無失而詞嚴義隱鈞正丈齊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較之然後可見故其書知之者既希而世間綺語妄言奪人所好讀之者又寡其僅存而未泯者幸矣啟嘗三復此書每懷咏歎故因參考之餘竊為直解雖知凡近無所發明而作者之志庶幾由此而可知矣

近思錄序　東瀛遺稾

百家罷而四子出四子出而六經尊訓詁罷而近思錄出近思錄出而四子尊上下歷千餘歲絕續更十餘傳所言愈演而愈約其旨愈近而愈遠矣粵自夫子刪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寓於易詩書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爲教博文約禮之外性與天道罕言而論語一書不出乎問答思辨之閒當時曾子傳其學專用心於內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存其人亡其徒不能傳其道異端之說始熾猥以百家之

言廁於其閒統紀不一學者莫知所宗矣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能黜百家以尊孔氏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子得列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然亦多訓詁之儒而無究精微之實積久生蠹釋氏因得以近似之言亂之雖唐韓子知尊孟氏以闢佛老其作爲文章則見道未眞亦由其生於訓詁之後無自而知也至宋周子倡明道學作太極圖通書以授程子其書始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四子之蠹一去矣程子受於周子作經說諸書教人窮理觀物其書始發明顏子好學處四子之蠹又去矣張子與程子其語道學之要作正蒙等書教人知禮成性其書始發明中

庸文字輩四子之蠹盡去矣其徒守其書相傳既久不能無失天欲啟斯文之歸於是朱子始出紹其道而正其書既掇於釋經四書集註矣復輯為此編蓋所以修宋之一經大伊洛而宗四子明其傳之有在也旨哉編乎不由是書不識其義則千聖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終無由而見矣其義云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嘗思之人能收放心則必將求道將求道則必有所思有所思則必有所通有所通則必有不通以所通者而推未通者其相去也不亦近乎其為知也不亦易乎譬之炙炭其生炎也必有初炎處譬之望月其生明也必有初明處皆相因而不可相越也若無所所通即強欲通有所

通不能類通皆蔽也彼釋致知者曰推極答近思者曰類推其義何居乎建安葉氏曾爲集解國朝文明之久雖列學官然窮鄉晚出見者猶寡啟自守官以來始得此書讀之每目擊心融處輒手疏各條下庶幾銖累寸積幸異日無事卒業是書頻年奪志迄無所成且思書以思爲名蓋欲人默識心通而自得之也故亦不敢爲姑書以俟來者

古文類選序　東瀛遺稿

書經乃古之文也後世之文何其體之不一而用之不同也唐虞三代之盛賢聖滿朝以鏗鏘乎治道所言者皆國家之大經大法史氏書之以傳乎天下後世非有

意於文也而其文已炳然矣自秦火載籍之後非獨先王之治不可復見而文之體亦遂不同矣啟嘗細推其故文章雖關氣運亦各類其爲人有文人之言有造道之言有有德之言有德之言與造道之言固不同造道之言與文人之言又不同漢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唐韓子庶幾有文則幾於知道者矣自賈太傅陸宣公以下則皆善於文者也宋司馬溫公之暗合道妙范仲淹之先憂後樂亦幾於有道者矣自歐陽子蘇子瞻以下亦皆巧於文者也伊洛關閩諸賢倡明正學力扶世教則可謂有德者矣而胡澹菴文丞相謝疊山之徒亦無愧於知德也夫漢唐宋之世視唐虞三代

之氣運固不同矣而數君子之立言又有道德文章之不同如此況在當時而不用或用而不力宜其體之不能歸一而治之不古若亦於是乎係矣至於國朝君明臣良志同道合然後文章粹出於一視昔之典謨眞相表裏猗歟盛哉啟嘗編諸葛武侯出師表等文爲一卷既又取漢唐宋文之關於世教者釐爲六卷伊洛關閩合爲二卷而國朝之制終之蓋非獨致從周之義又以見帝王之治斷可復也爲世道計者當何如哉

愚辱軒詩序　東瀛遺稾

有鄉先生放言成文少鳴儒林老困場屋一旦辭饌於師讓貢於友曰世之所謂榮辱者我知之矣雄與白榮

之門也雌與黑辱之根也彼智者專貴雄而賤雌專貴白而賤黑專貴榮而賤辱我愚人之心也盍亦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者哉其友鍾復思勸之曰子非都憲公之華胄乎古人不欲墜其家世而彈冠以出仕今知其雄何不磔其冠而攬其鬚知其白何不啟其扉而瞰其籬知其榮何不高其車而華其衣何故絕人逃世非癡非騃貶已抑物如柳子為先生曰嘻造物者各有當繁華非過時可求金紫非寒士可睎故巢父不受人之禪伯夷寧食山之薇吾將以雌為萬物母以愚為嬰兒以黑為玄谷以辱為天下谿吾既自愚則吾所居長嶼之上溪橋魚鳥扣之不能雲雨桂

柏竹柳花果掄之不中梁柱吾皆得而愚之矣惟其可愚故亦得相忘其爲辱吾於覽勝逍遙之時五漿有饋吾自以爲內廚光祿也羣鷗不驚吾自以爲上林黃鵠也於是友人舍然忘其所以言先生亦舍然忘其所有名有傳其事於京師者其子季綺時遊太學口不足以酬問者乃繪圖徵詩以聞於助教孫先生先生曰隱者也吾不可微其隱丈人絕倫隱君逼眞先生以聞於予予曰逃名者也吾不可沒其名秬其諱淇任其字老子之苗裔云

贈同邑林君養齋之亳州太守序　東瀛遺稿

亳爲商湯故都在聖朝初隸穎州今自爲州宋陽公所

稱古郡亳邦者是也嘉靖乙酉邑人林君養齋以鄉進士吏部考居首選得鳳陽亳州太守因予昔為鳳陽霍邱令知其風來問政予曰伊亳之民生居帝鄉巧偽不習故老至今能道聖祖時事予愛其風淳也伊亳之士統在邦畿寶物不輸居民供上惟官馬是息予愛其賦簡也伊亳之政不隸諸司府直下州州直下縣無守巡分制掣肘予愛其令一也予愛此三者又惡夫衛縣並列城中而各自為統其始也不過借其犬牙相制之勢而已其後也彼此相形為縣者曰軍強矣得無傷吾民乎為衛者曰民頑矣得無妨我軍乎相形則相忌相忌則相嫌相嫌則忮害戕賊之心生於是竭其智力以相

傾相軋蓋須毫之舊俗皆然而毫新斯偏矣物不可以終偏偏必復其初予惡其偏而喜其復也故爲君道之

宏治年間武平衛軍職乘其世蔭習於驕很善結在京權貴以爲援凡遇有事不待出戶求挽權貴輒爲出力指點故事發輒息雖百發百勝而生事日甚軍職既得權貴相援以免於事權貴因望軍職相謝以資於用展轉相望軍職賄無所出則駕爲虛罪以恐人曰某也盜某也倡吾將執之其人不竭所有以餽之則危禍立至尤於富人是害有家藏古畫者吝不之與其巡捕指揮竟以前術中之殺其四命予奉檄往勘覽牘未終喟然曰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惡有愛一畫而殺其

四命者哉及初讞鬼為旋風隨人不散再讞三讞人無敢懾勢同互者卒得白獄遂成蓋自衞重以來人被殺者不知其幾矣試觀在監築牆之白骨多於在倉之粟米罪惡貫盈天誅尙容緩哉旣而罪人斯得縣亦隨陞為州又設兵備以統屬之人猶未厭曰以向之惡雖豬衞之士猶不足以雪冤也又數年衞之首惡者果以叛逆聞殺戮殆盡惟循理者尙存州衞遂睦自今觀之謂已有權殺人可無事者豈不自誣也哉孟子一閒之言可監已君行矣有前三者之可愛無後一毫之可惡猶操輕舟而遇順風無往不利為我召其故老語之曰物平矣民樂矣官亦遂其安矣非聖祖之賜而誰歟雖世

道之未足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象山語類後序 東瀛遺稾十

啟嘗作原儒大要以爲儒者之學大本易領萬殊難究學者革去詞章之後一意收放心則大本必有可見然不能止於事物各付物則萬殊必不可得此二者終始條理之事內外交養之功也先儒論之詳矣啟獨以難易立說豈敢好異蓋嘗於心驗而知之近以先儒論陸子之說證之尤信蓋陸子之學既曰專於尊德性則於天命人心之際宜無不知矣又以爲道文學之功少欠豈詩書六藝不如人哉亦曰萬物散殊之類未能究極耳原儒之說意蓋如此啟同年楊君方正震一作膂輯象

山語類出以示啟謂是雖與閩學有異同亦儒者一派也子豈可無言哉啟時方讀近思錄愛其求端用力具有科級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即事即物理無不在每目擊心融處輒手疏各條下庶幾銖累寸積幸異日無事卒業是書以識吾願而於他書蓋不屑焉頻年以來宦遊奪志大本一節轉覺昏然其於萬殊殆冥然終莫能得也又安敢以陸子之學爲易而廢景行之私哉於是不敢忽吾方正之言而於朱陸之異同本末之難易亦未暇論也

與王陽明司馬書 東瀛遺槀九

安仁道中得拜舟中自此瞻仰星光無日或忘仰惟老

先生開濟時艱實天生名世以應其期前此伯温劉先生少保于先生皆吾鄉人也老先生集其大成者與但功高天下而不疑則郭汾陽能之況不爲汾陽者乎老先生其熟知此矣尋聞尊甫大宗伯老先生作古先哲凋零此關浙中氣運豈偶然哉王南湖行囘謹此奉慰并問起居伏冀節哀自重以膺蒼生之望不勝懸仰之至

後三槐堂銘 黄巖縣志

啟少時讀三槐堂銘嘗斂襟而作曰嗚呼天道無常世祿之家不可恃也王侯之家降爲庶人此天前日所嘗禍者也白屋之子出爲公卿此天前日所嘗困者也廢

興茫茫不可測摸於是天定之論益不誣矣蓋方未定之先青雲之士率多齟齬非故困之也陽春之欲澤物必先瘁之以霜雪天欲降大任於人天豈偶然非摧折於先則拂抑於後故能百試而不變倉卒中而裕如若伊尹君奭其人是已及其既定之後公侯之裔多復其舊非故福之也蓋其先世積累之厚所延功德可賴天欲復興其子孫以食其報近者數十世遠者數百世其流芳也長其餘慶也自遠若伊陟召虎世豈無其人哉但報應遼邈參差不齊故世之論者又曰庶人之子爲公卿公卿之子爲庶人蓋欲修之人以定天也宋兵部侍郎晉國王公文武忠孝將相宜其自有而不食其報

其植三槐之時天故欲因之歟不然端倪之際機緘甚密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天輒應之使其子魏國文正公遂相眞宗如取物於人即攜以歸豈不異哉蓋嘗論之當公以百口保符彥卿之時陰德格於冥冥之中天已相之矣雖不植三槐其子將不爲三公乎天特表而神之耳世之愚者不知所以然將以三公爲可倖而得遂欲冥然不修以責望於天豈理也哉愈未及拜瞻晉公故里而考其所謂三槐堂者家系魏公之孫將作少監扈從高宗南渡遂家於越厥後分析他處皆以三槐自號故愈爲晉公裔孫誦公之銘仰公之德有日矣雖不敢遠託華冑以自炫念公之世德尙存三槐無恙

則王氏之子孫他日將或有復興者水木本源安可不早識也哉是用慨然因拜而銘之曰

嗚呼悠哉晉公之德先槐而存晉公之槐應在後昆既啟魏公位壓台垣槐高插天陰庇黎元魏公之孫榮銘故里其室非遙其入則邇王城既墟家復南徙庶幾就種以衍厥美天台之南晉公有堂徹芾三槐其德不忘嗚呼悠哉

遺詩

月夜過鄱陽

月色明如晝湖光湛若浮怳無舟楫用空有廟堂憂五老微微見三江細細流仙槎如可約吾欲入滄洲

西海子

萬水朝宗地寒光擁鏡清遠涵天地闊倒浸日星明龍逐春雷起風翻雪浪輕畫船歌舞處千古頌昇平

送陳太僕謫海陽教授

已領君恩復轉綈別離何自與心違逢人只說彈冠好報國寧知薦士非謫似長沙還授業居連湖海肯留衣三秋定有回陽雁爲報東吳逐客歸

金山望金陵

京華路近此躋攀望闕眞疑霄漢閒建業久傳龍虎勝金山長鎖水雲閒燈隨塔影江中落潮送鐘聲海上還欲問蓬萊方外事此身未覺在塵寰

登海門楓山

楓頂奇觀絕勝維神功誰解夢元彝東南天塹開危險上下潮聲撼鼓吹蜃氣蒼茫應有態仙洲縹緲竟何期出來桑海殊今昔好向金鼇覓釣絲

台學統卷三十六

嘉業堂刊